

余新恩著

留歐印象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初版

留歐印象

每冊貳仟伍百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余新恩

發行人

余新恩

印刷所

上海金融印務局

經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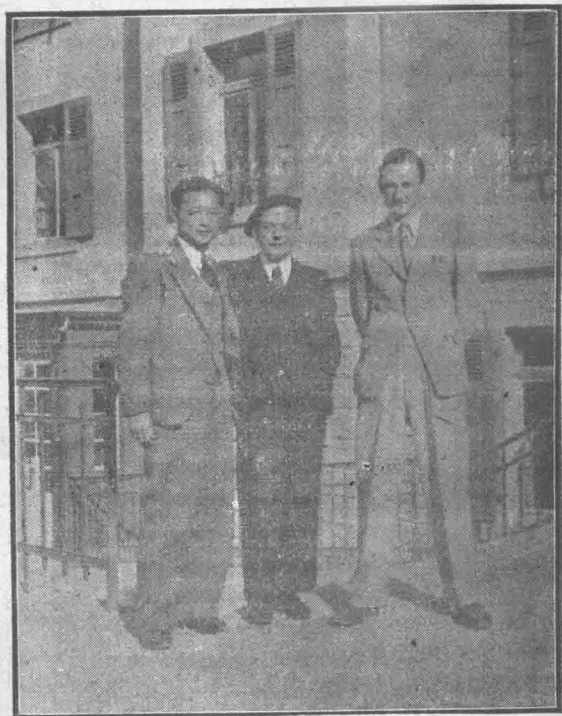
西風社 亞爾培路二二三弄十八號

中華醫學會 慈谿路四十一號

中華健康協會 慈谿路二十九號

工廠聯合醫務處 檳榔路二號

7409
8006



RW7383/21

門首合攝之影。

，及作者在該院

秘書昆拿特先生

博士（中立者），

養院院長福天恩

瑞士大學肺癆療

留歐印象序

余新恩醫師於民國二十九年留學英倫三島及歐洲大陸歸國，曾把歐遊觀感寫成文章多篇。這些文章多數在我所主編的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上登載。現在余醫師把歷年來所發表的作品選輯成集，要我寫一篇序文，這個差使我是很願意擔任的。

在過去的中國雜誌界，寫文章者幾乎僅限於文人；不是文人便不寫文章。從事專門職業的人士通常是不執筆的；如果執筆的話，也是寫一些專門的稿件，登在專門的雜誌上的，例如，醫師的專門文章登在醫學雜誌上，工程師的文章登在工程雜誌上之類。這種專門的文章固然有其價值，可是因為水準太高，而且登在專門的刊物上，不是一般人所能讀得到，即使讀得到，也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結果有許多寶貴的知識，因為不能用通俗的文字表達出來，終於無法灌輸給社會大眾，使他們獲得利益，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西風創刊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要打破非文人不寫文章的風氣。我們要鼓勵各種職業中人都拿起筆桿來，西風屢次的徵文，就是想引起一般人士撰寫通俗文章的興趣。我們每次徵文，應徵者都很踴躍，許多平常不寫文章的人，也開始在寫了。近年來有一些期刊對徵文也很注意，我認為這是中國雜誌界的一個好現象。

余醫師是我國專門職業界最早撰寫通俗文章之一人。他的第一篇作品「維也納割屍記」在西風月刊第五十期（二十九年十月號）登載之後，因為內容充實，文筆流利，描敘生動，格調清新，曾引起

讀者羣及一般人士的注意。大家認為這種介紹現代知識的有價值有趣味的通俗文章，乃是中國雜誌上所需要的一種新材料。余醫師所發表的作品有一部分如「維也納割屍記」，「倫敦割肺記」，「大學肺癆療養院」等，是與醫學有關的材料，另一部分如「十天在開羅」，「捷京回憶」，「三次危急時在巴黎」等，則是一般的材料。對於與醫學有關的材料，作者能夠運用生動的通俗文字，將醫藥，健康及衛生的常識灌輸給讀者。對於一般的材料，作者則能以醫師的眼光，去觀察一些常人所不曾注意到的事物。余醫師的文章能夠獲得廣大讀者羣的歡迎，並非偶然。

這部文集的出版，對於愛好余醫師作品的讀者，無疑的是一個喜訊。本集包括文章十五篇，每篇單獨成文，但在編輯的時候，是依旅行時間的前後而排定次序的。出國旅程的紀錄由「印度朋友」開始，足跡遍歐洲時，處處有印象記，到返國時則以「懷倫敦」及「大學肺癆療養院」兩文結束。讀者在欣賞這部文集時，可以獲得一個連貫的完整的印象。

我希望余醫師這部文集出版之後，能引起更多專門職業者寫通俗文章的興趣。這對於中國雜誌的內容和讀者的求知慾，都是大有裨益的。

黃嘉德

卅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序於上海私立聖約翰大學

自序

當二十六年出國之前，曾遍訪各書店，很想找一本有關歐洲大陸旅行的見聞錄，以供參考，並作為入境問俗的準備；結果頗使我失望，竟找不到這樣一本所渴望的專冊。在留歐的四年期間，除了自身的職務之外，在各地的觀感頗多，許多新見聞也都是身歷其境而始獲到的；加以正值國際情勢日趨惡劣之秋，終於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因身逢其盛，額外的添了些戰事經驗，深刻有加，等到回到國來，回憶既往，一切歷歷如在目前，欲忘不得。

綜合以上種種事切，未敢掠美，遂順筆寫來，以供同好。嗣經各雜誌報紙的催促，因日間公務無暇，祇得利用深夜的時間，不覺之中先後寫了數十篇，共達二十餘萬言。多半的文字是在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上發表的，其他是在申報，大公報，旅行雜誌，大陸月刊，中華健康雜誌，健力美雜誌，中華醫學雜誌，工業衛生通訊等誌刊出。因散在各報紙雜誌，讀者以不能一貫閱讀收集為憾，紛紛來函要求出一專冊，以應需要；因不揣拙陋，由歷年所發表的文稿中擇其要者十五篇，合為一冊，遽而問世，尚希海內外讀者，多多賜教是幸。

本書得以問世，多承讀者的鼓勵與各友好的從旁協助，並承各雜誌及報社的同意翻印，敬此一併誌謝。

余新恩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序于中華醫學會

民國三十五年出版新書

余新恩著

新醫知識

每冊五百元

人體哲學

每冊一千元

留歐印象

每冊二千五百元

留歐印象

一、印度朋友·····	一
二、十天在開羅·····	五
三、睡城·····	一三
四、維也納割屍記·····	二三
五、維也納的咖啡館·····	二六
六、希特勒到維也納·····	三三
七、捷克回憶·····	四三
八、柏林·····	五一
九、倫敦割肺記·····	六一
十、三次危急時在巴黎·····	七一
十一、日內瓦·····	八七
十二、世外桃源塔佛斯·····	九五
十三、從歐洲歸來·····	九九
十四、懷倫敦·····	一〇九
十五、大學肺癆療養院·····	一二二

一 印度朋友

在上海灘上所看到的印度人，莫不是些頭裹布巾，滿臉生鬚所謂的紅頭阿三。他們一貫的職業，不是路警便是司關者，於是人們的印象，以爲凡是印度人，其裝束職務，皆不脫此俗，似生來即是阿三也。

無怪乎在美國和歐洲，人們常見到的中國人是衣冠不整面有菜色，而業務非洗衣即開飯舖者，於是人們的印象，以爲中國人皆如是也，似生來就有這種專職之本能。

此所謂坐井觀天，實也難以爲怪。

事實上，印度人中，許多都具有高的智育和技能，祇是國際上的地位不同，他們未能踏在同一平綫上罷了。

由上海航行到歐洲，一路上不但是有着冬夏氣候的轉變，也有着人種上的穿插不同。就在冬天開出上海，船上的職員和侍役們都穿着一套黑呢絨的制服，但一過香港，莫不換上夏季白色的服裝，一直要耐到地中海後，方始又轉回到冬天來。由這段夏季色彩的旅途生活中，印度國與印度人在焉，於是與印度朋友的結識，由此而始。

印度人種的穿插在這段旅程中，是由新嘉坡開始。從上海而香港而新嘉坡，全是中國人的世界，但是爲數到底不多。由新嘉坡開出，船上頓變爲印度世界。本來餐艙裏的坐位是散漫的，但此刻却是桌不虛席，熱鬧，雜噪，忙碌，兼而有之。本也好久沒有嚐到飯的滋味了，這時咖哩飯也隨之出現，

但爲的是優待印度旅客，因他們佔的大多數，却實給船上做了大本營的生意。

新嘉坡到哥倫布，往下到孟買，莫不以印度旅客爲主。孟買城是印度的門戶，市政繁榮人烟薈聚，爲文化商業中心，所以停船在這裏的時間也比較長。所航行的是一艘最大的郵船，一年要做到印度人的買賣爲數至鉅，因此當天晚上停留在孟買一夜，船上開足了五彩燈光，設宴招待城裏的名流貴婦，香檳跳舞通曉。這裏所見到的，都是些服裝華麗的印度高尚仕女，那裏還有頭巾長鬚會令人想起阿三來呢？

由孟買西行，船上又呈現了一種冷落的情面，印度世界的極盛時代，由此告終了。餐艙中的坐位復歸散漫，有如冬日來臨前的秋天氣象。

從新嘉坡到孟買途中的印度人雖多，但大半屬於中下階級，而且途程短促，雖相值機會不少，然難以爲侶，同時也有語言不通之憾。由孟買上船的印度人，則屬於知識階級，都是去英國的，有的是去念書，有的去赴考，有的去經商；自然都說得一口好英文，因此能與同船者相與談笑了。

其中有一個印度醫生，他是去開羅赴世界醫學會的，因打聽到我也是去同一目的地，遂自我介紹的相識了，祇認識不久，他却要我到他的房艙裏，自動的將他的皮包一個一個的打開給我看。他帶了不少值錢的東西，如名貴的照相機等等，都拿給我看，並示我他帶的錢幣多少，怎樣的分藏在皮包內。

這似乎是出我意料之外的友誼。初認識即有這種的坦白，在我們中國人的交情中，也屬罕見。但是，由於我們交談中，因究屬於同行，不難曉得對方的學識而推測到他的本身。他曾留學英國，也考得專門的學位，以理講來，他這種的坦白，不致另含用意。

不過，在已往沒有與印人交友的經驗，而且在旅途中是不能不謹慎的。朋友中，在這段旅途中也有被印度旅客騙過的。

我們也談到國際上的問題。印度醫生並不以他們生來是黑種爲次人一等。他引起一位印度學者的

演詞：「諸位，我知道你們不願多看我一眼，因為我的皮色是黑的，我的像貌是醜陋的；但是我擔保我的腦質與你們的一樣——白的。但爲甚麼我要有黑皮色，醜像貌，那我不知道，請問你們的上帝去！」

在船上，無論旅客是如何擁擠，歐美人決不會與中國人或印度人併插在一間艙內。這像是一種優待，有人會獨自一艙到達大陸，有人却要擠成一團。

終於到了波賽。由波賽搭火車到開羅。抵開羅時已在傍晚，由印度醫生介紹，同居在一間旅邸，我們住在隔壁一室將行李安置後即就寢，以便明晨赴會。

第二天上午十時，在埃及大學舉行隆重的大會儀式，由埃及王佛朗得一世開幕。我在八時許才醒來，但不聞隔壁印度醫生室內有何動靜，難道他還在酣睡或已出去了嗎？若果這樣，他該喚醒我同去的。遂敲他的房門，但無聲響，門並已鎖上，由縫中望去，黑漆一片，似此室好久沒人住了。我當時會有點疑心，難道我被騙而他已不翼而飛了嗎？但終將房門重敲，久久後始微聞聲響。這門開來，室中暗黑，窗扉緊閉，遂急將窗門打開，印度醫生面色蒼白，繼而嘔吐皆作，顯然是缺少新鮮空氣所致。但令我莫解的，是一個受有極高教育的醫生，儘會在睡覺時，連一點縫兒都不留着爲呼吸之用。

會後，我們同搭船到維尼斯上岸。由維尼斯再搭火車繼續旅程，在意大利搶火車時，印度醫生跌傷了腿，我給他敷藥包紮，他對我給他的友助是感激非常。同了四個鐘頭的火車，我們就得分路行了，因我去瑞士，他去英國。所以他先下車，轉到另一條路上去。他要了我的地名，因他尚無一定住址，預備以後寫信告訴我。

事隔好久了，我尚滯留在大陸，但是他的音訊毫無。迨我到英國時，他早已返國了。

在英國，尤其在倫敦，遇到印度人的機會並不爲少。常在大街上，近用餐的時候，會嗅到一陣強烈的咖喱味道，頓時想起咖喱雞和咖喱飯來。這就是印度餐館。在倫敦的印度人，有經商的，有求學的，都比較是富足。在英國的印度人，與英國人受着同等待遇，不像美國人不肯與黑人同坐，同行，

或同席。但是英國人尙不能像法國人做到那樣徹底。有一次聽到BBC電臺裏的討論會，講到法國人怎樣的在殖民地與黑人同化，以致得到他們的忠誠與好感。這或許是事實。在巴黎就常見到白人與黑人挽手同行，但在倫敦，就從未見有此例。

在我工作的醫院內，後來添了一個印度醫生爲助手；因同事的關係，我們又結成了朋友。有時我們同出去參觀地方。一次走在街上，他在我前面，發現他的襪根破了一個大洞，同時大衣袖口上也有洞。我笑問他爲何如此節省。他也笑了，他說他的錢都被英國拿去了。在印度，雖同屬印度醫生，凡去過英國赴考而獲得英國學位的，身價及薪俸就要高些，但比起在印度的英國醫生來，相差仍遠。但是，誰都找機會去英國赴考，每次考場中一半以上的都是印度醫生。這位印度醫生也不能例外。化了許多金鎊到英國，除了衣食住外，還要化大筆錢進研究班，聽講，實習，最後赴考場交十數鎊考費。一次能考上的真是鮮有的運氣。二次相隔半年。考三次，四次，五次的爲數不少。考上了就獲得皇家學位，但已囊中空空了。

在印度醫生離別英倫返國之前一星期，我們同去遊歷了一個地方。晚上他請我在他的住所——印度青年會吃印度飯，並帶我參觀會所一週。

我約他第二晚在中國飯館與他饒行。下午他朋友打電話來說他病了——偏頭痛復發，我們只好改期。那幾天我工作很忙，因他走了，我得加倍工作。第三天我抽空去看他，誰知已是鶴去樓空了。

在印度所見到的房屋，都是門戶洞開，一目了然，街上人頭擠擠，這大概是熱帶特有的現象。就像我初次到瑞士，時在冬天，各屋窗戶緊閉，並染了一層白霜，街上行人寥寥，靜得好似一座死城。第二次再到瑞士，已是夏天了，街上行人往來如鯽，冰淇淋的紙頭飛散在地上。氣候的寒熱，是具有它各個特別的性格。或者熱帶人的友誼亦如此，如房屋洞開的那樣徹底，那樣一目了然，似無再有深求之必要了。

二十天在開羅

無疑的，百年後的世界是看不到了；但是，五六千年前的偉大建築物，在這世代還能看到，還能親自踏上去，也算是人間幸事了。在這些建築物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名聞遐邇的埃及金字塔（Pyramids）及人頭獅（Sphinx）。

普通由東方去到歐洲，或由歐洲來到東方，途經蘇彝士河的時候，船上總會組織一個金字塔觀光團，每人要化六七英鎊；去歐洲的話，那就在蘇彝士河下船，乘坐汽車，走馬看花的約略一看金字塔的外表，就得馬上趕一夜的路程，第二早到波賽搭原船繼續航行。這樣時間金錢都不經濟，但是這樣，恐怕以後就連一看金字塔外表的機會也不再有了，所以雖花了這許多錢也算是值得吧！我所認為倖倖的，就在當我去歐洲的那年，適值世界醫學會議在開羅舉行，我因參加了那個盛會，得到許多方便，因而在開羅逗留了十天，見聞較詳，所費也無幾，如今回憶起來，歷歷如在目前，茲正際此埃及戰爭多事之秋，也不知這幾千年的古物尚能保存否？

我同着好幾位赴會的醫生，都在波賽下船。在波賽祇等了幾個鐘頭，當天搭火車往西南行，四個半鐘頭後就到了開羅。波賽是個最壞的港口，那邊的人欺騙的手段高人一籌，一不小心，就要上當。行在街上，小販就來同你纏繞不休，你不買他的東西，他就來領路，領你去餐館，去商店，去逛地方。好比是他領你到某餐館，那餐館就會給他酬報，也就是介紹費，吃虧還是在客人身上。我們到一家餐館午飯，正在吃飯時，就有許多小販拿出許多樣的小玩意要你看，如鈕扣，別針，鍊鍊等等。告訴

他們不要，他們死纏着又拿出這樣那樣的要你買，令人不能好好的吃一餐飯。結果爲着要令他走，還着一個很便宜的價錢買一件東西，他們終於賣給你。他們看見有了交易，不但不走，又拿出許多旁的東西來，令人真要退避三舍。旁的小販看見這邊有生意也都跑了來。波賽整年過着熱天，穿單衣，所以所有的餐館都是門戶洞開，有的座位設在行人道上，因此這些小販更可以自由出入了。在用餐時，又跑來一個小樂隊奏樂，在那中午最熱的時候，加上這些雜鬧的音樂，令人更覺汗流不止，結果被他們鬧了一陣，我們還得出音樂費。

波賽各商店的門口都站了店員，負着拉客的使命，總設法拉你進去。一進去了，各樣東西都拿了出來，令你不得不買。在波賽有一家最大的百貨公司，叫着西門阿斯脫 (Simon Arzi)，經過波賽的幾無人不知。這商店是猶太人開設的，很會投機。裏面甚是精緻，各國物品俱全，完全做往來旅客的生意。若是今天到的是法國船，所有的物價都標明若干法郎，自然物價都較平時抬高。若到的是英國船，物價就標明英鎊先令。若船到波賽時在半夜，當夜就點着很明亮的燈，遠遠就可望見，一夜也就不停止營業。

我們在開羅時分住在中心區的一間旅館，名 Minerva House，在 Sharia Solima Pachah 街。自然開羅在今日也是個極摩登的城市；建築，交通，同歐洲的大城市一樣，祇是規模小些。住在開羅可說是很舒適，整年的天氣是那樣溫和，不冷不熱，同香港彷彿，不過雨量甚少，一兩年中，才有一個短期下雨，所以根本不必常備置雨傘雨衣。

開羅所以能成爲今日這樣的榮華，不能不歸功於默罕莫德阿里帕夏 (Mohammed Ali Pasha)，即今日皇家的始祖。在以往，開羅曾渡過許多年的搶奪，屠殺，殘毀，暴行，霸道的黑暗時期，又經過無數的掌權者，終於在一八五〇年八月三日那天，由默罕莫德阿里帕夏出來執政，推翻以往一切腐敗的習俗，改良農業，設立新式的建設，制度，成爲今日埃及文化的核心。他的孫子伊思曼爾帕夏 (Isma'il Pasha)，更耀輝了他祖上的光榮，鐵道是經他開端的，蘇彝士河是他在位時告成的，此外對於農

田上的灌溉，內地的航行，以及一切最新的設備，建築，莫不是他一手造成。今日的埃王佛郎得一世（Frandi），就是伊思曼爾帕夏的兒子，他是個愛好文學者，同時他也極端鼓勵科學研究，在今日世界不落人後。

埃及是以回教爲主要的宗教，人口超過一，一六八，七五六人。佔地三八三，〇〇〇方哩。每年政府收入約達三十七千萬埃鎊。

這次在開羅舉行的是規模極宏大的一九三七年第十五屆世界眼科大會（XV Concilium Ophthalmologicum）。各國均有代表到會，參加的醫生達三四百人。會所是借開羅最大的旅館The Semiramis Hotel，旅館的大門，正對着尼羅河（River Nile）。第一天早晨準十點鐘借埃及大學的大禮堂行開幕禮，由埃王佛郎得一世親自到會開幕。埃及大學位據於尼羅河的西岸，由旅館到那邊還得穿過一個島，經過兩條橋。當日橋上及埃王要經過的地方，兩面都懸着國旗。禮堂極大，能容三四千人。埃王及其侍員坐在正臺的左前側包廂裏。王甚年青漂亮，那年才十九歲，還沒有加冕，也還沒有結婚。

會的儀式是先由埃及國的衛生部長以法文繼以英文致歡迎詞，後有各國代表如英國的艾爾德爵士（Sir Duke Elder）、美國的派克博士（Dr. Parker）、法國的天原恩教授（Prof. Terrien）、德國的羅蘭教授（Prof. Lohlein）、義國的巴得里教授（Prof. Bardelli）、日本的柯耶拿其教授（Prof. Koyanagi）相繼致辭。埃王先行退出，全體起立致敬。會畢在禮堂門首攝影而散。

當天下午就正式舉行會議及演講。這次會議主要的討論綱目有三：（一）視網膜的動脈壓力過大；（二）眼與內分泌學；（三）砂眼。宣讀的論文還是以德法文居多。會程先後共達八天，每天上下午不是會議就是參觀醫院及名勝，晚上多半是宴會。

在開羅舉行眼科會議可稱爲適得其所，埃及的眼病早已聞名天下，在街上行走差不多時時會注意到患眼病者及瞎眼者。盲目的原因在埃及最要的有兩種，一是砂眼，一是急性眼炎。砂眼在埃及是太普遍了，居民中患砂眼的超過百分之九十二（可驚的數字）。雖然砂眼不致馬上成瞎，但是它却能

遺害視力，加深苦痛。急性眼炎，佔埃及盲目中百分之七十五率。所以在埃及，到處可以看到治眼病的場所，一種是在固定的眼病醫院內，一種是流動性的治療營，應着各地的需要隨時可以加減，同時這樣也可普遍的去施行治療。好在埃及氣候溫和，少雨水，這種營幕式的治療所，得施行與固定醫院同樣的功效。

除了討論會及參觀醫院外，自然是以參觀名勝爲第二要事。最著的當推金字塔和人頭獅。

由會場分乘小汽車約七八十輛，向西行就經過伊思曼爾橋(Ismail)，穿過齊西拉島(Giza)，又經過艾拉馬橋(El-Ama)，抵達尼羅河的西岸，走向動物園的路程，往西南前進。一路風景宜人，綠野田灌，左面是尼羅河，右面是山，三座金字塔也遠遠在望，着實別具風味。車行了許久，好像快要到達似的，但是仍可望而不可及。最後，到了這運河成爲泥澤的終點時，才真的到了世界聞名的建築物，赫赫經過一世紀又一世紀，在以往五千年中，莊嚴地聳立着。

車輛不能直接開到塔下，還有點路程須步行或是騎駱駝。最大的金字塔叫着威我波斯(The Pyramid of Cheops)，經卡發(Khufu)在紀元前三，七三三年造成。這塔共用二,二〇〇,〇〇〇塊大方石疊起，每塊容積是四十立方呎，重三噸有半。造塔共用了十萬苦工，每年奴隸似的工作三個月，二十年才完工。塔的垂直高度是四五〇呎，每個斜邊是五六八呎，長是七六四呎。塔頂比倫敦的聖保羅堂還要高出一百五十呎。這塔原先藏有威我波斯大法老的遺屍，是他要造這塔作他在地上永久安息之所。

在塔的外面要上到頂上並不太難，可是很累，且須雇兩個得力的阿剌伯人把你由一塊石頭再上到第二塊石頭那樣的拉上去。有的再加雇一個人由背後推上去。塔頂約十二碼見方，登塔下望，只見美麗的山谷被一條尼羅河穿過，許多回教堂的尖頂也遠遠的在開羅顯示着。此外有沙漠，田野，及無數大小的金字塔圍繞着足下，真是奇觀。

塔的裏面，在正中間，是藏棺室，共有兩室，一爲皇帝，一爲皇后。現在所能看到的只是兩個空的石棺。由塔下面走到這石棺，是由隧道上去，但是像鑽地洞，點着牛亮的燈，而且很低，一路必須

彎着腰上去，伸直身就要碰着頭部，而裏面空氣溼熱悶人，越走越不能達，有些人也只走了一半就退出去了。

在這塔的附近，還有兩個較小的金字塔。一個是在紀元前三，六六六年由甘佛任(Kephren)所造。它的垂直高度是四四七·五呎，長六九〇·五呎。另一個是在紀元前三，六三三年由門康拉(Men-Kah-Ra)所造，較前二者小，垂直高度只二〇四呎，長三五六·五呎。而此這塔業已半毀。傳說當年的一個回教當權者要把這塔拆毀，利用他的石塊來建回教堂，結果失敗，因為就是拆毀的工程也夠浩大的。

金字塔的附近，又可去到一個同負盛名的人頭獅，存在於紀元前三千年。這石做的怪物，沒有人知道到底是甚麼來歷，也是埃及古蹟學中之一謎。這石像高達六十六呎，由前爪至尾長一八七呎，耳四呎半長，鼻五呎七吋，嘴七呎七吋，面之最寬處十三呎八英吋。現在頭部有數處已被毀，因曾經阿刺伯人把它作爲矢鵠之用。

許多年前，當埃及的石碑及紀念物在那被人們忽略中的時期，這人頭獅也就一半已經埋沉在沙中，只露出個頭及頸來。傳說當塞漠西施四世(Thutmosis IV)在執權前，一天偕同友好來到這帶沙漠行獵。中午的時候，因為精乏力盡，就在這石陰下休憩。他熟睡了，並夢着哈麻起死神(God Harmachis)，就是代表這人頭獅的，要求他把這帶沙漠清除，以免神像被埋沒在沙中，同時應許他的酬報就是給他掌握埃及的皇位。塞漠西施後來照辦了，結果真的做了皇帝。如今在這兩石爪中間，尙刻着象形文字，述着這段歷史。

那天看完了這幾處名勝後，已是精疲力盡，就騎駱駝回到停車的地方，那裏有一個很大很考究的旅館，叫做 Mena House Hotel，由埃及眼科學會宴請我們這幾百人在旅館的花園中下午茶。茶點非常精緻，一面喝茶，一面仰望這金字塔，有說不出的一種感想。

在開羅要看的名勝也就多得不可勝數，其著名者當推回教禮拜堂(Mosques)，到處皆是。埃及介